

◇ 芥子园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《捻字为香》《野狐禅》《说食画》《九片之瓦》《北中原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◇ 芥子园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小小虫

麻雀是田园交响乐章里一个逗号，是北中原大地上最柔弱的一片叶子。它无根而飘动，它温情而无助，它胆小而怕事，它最多在风中散布一些谷子般细琐的闲言碎语，唧唧啾啾。天一晴朗，马上会烟消云散。

留香寨人称它“小小虫”，像大人称呼小孩子，有点可怜随便的含义。中国文人对雀往往是一笔带过，觉得还不够墨钱，《史记》顶多写个“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？”不专写雀，单写鸿鹄写凤凰涅槃的文人多。

看到外国作家专注它，俄国屠格涅夫在丰沛辽阔而苍凉的俄罗斯大地，一往情深地写被我们称为的“小小虫”。大地般情怀的俄罗斯诗人，发现小雀的母爱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强大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这最小的乡村鸟类被最大领袖列为“四害”之一，中国打

一场不对称的战争。一时举国声讨麻雀，如历史上说“窃国大盗”袁世凯。

对于小雀而言，这段经历是自己在一部《中国雀史志》中最得意值得炫耀一章。可写五千字，字里行间惊心动魄。

弱小的麻雀性子最急，不能饲养，我把它关在笼子里不出两天会急死。

雀小，自有本身格调。

在贫瘠的乡村，我在房檐上掏过麻雀，为了治夜盲症。那年我在孟岗小学上五年级。

我姥爷称麻雀嘴为“黄腊口”或“黄嘴角”，两者意思都是“嫩”。平时村里人们骂谁不成熟：“还黄嘴角呢，就想摆谱？”意思是：小子，还得修炼！

小小虫像一颗与乡村有关的温暖的汉字，一颗毛呼呼的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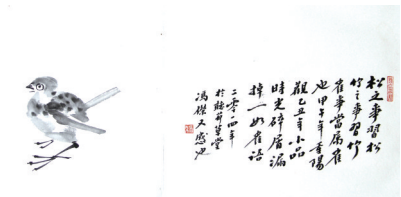
字，长有羽毛的汉字。闪耀着褐色的光泽。一飞就是三十年。门可罗雀，箩里剩下的是漏掉的时光。

如今麻雀早升格成为郑州宴席上一道名菜。是“在野党”忽然成了“执政党”。乡村有靠捉麻雀为生的，一袋袋冷冻，卖到郑州、开封、新乡餐馆。

小外甥用惊叹的口气告诉我外面的饮食标准：“大酒店里，烤麻雀都卖到20元一只，我妈说，一只够我家买半月的菜。”

我问：都吃了几只？

他说：“那天请客，连我有四五个大人，一共上了一只。我妈说要烧汤喝。”



持素盏

喝茶最好使素盏，无矫饰，盏太精美恐怕夺了茶香。《红楼梦》里妙玉常日吃茶使的就是绿玉斗，宝玉为讨她欢喜，说到了栊翠庵，“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”。妙玉身在槛外仍旧尘根未去，从绿玉斗便可循。金盏更俗，简直可以将茶掐死在盏里，清气也泯灭。琉璃盏怕只适宜古人饮葡萄酒，映着澄红的琼浆作华丽的清赏。银和铜倒也素净，却不合茶的碱性，可做灯盏和冰盏，是人世的烟火。

最宜还是陶瓷，青瓷青、定窑白，汝窑天青月白，青花、粉彩，建盏、土陶盏……各样盏配各种茶。

青瓷温润通透，宜明前龙井。去年春暮到杭州狮峰山，恰是明前春茶初采，新茶还带新绿。钻进一个茶社，以青瓷试茶。茶是典型旗枪，一叶一芽，青绿挺直。洗茶一遍，第一泡汤色清淡略显寡，置入青瓷盏中就别有丰瞻了，浑如一个素服木讷的少女一遇

见心仪男子，眉眼盈盈满娇羞，霎时便生动了。第二、三泡就出香、色了，清明的绿，郁香若兰。青瓷的水头与茶汤的明绿相得益彰，连那瓷里的的纹理都生出香来。执青瓷饮龙井，日子也与茶香弥漉了。

普洱当以粗瓷粗陶啜饮，建盏亦相宜，浓重的色与朴拙的质料方可令普洱不失其稳重。尤其土陶盏的带砂的质感，简直可赋予普洱一重沧桑，在甘甜与陈香共存渐落喉间之际，生出些遇见落拓文士的钦慕。若以素常白瓷盏喝也未尝不可，但总觉得白盏轻浮了，承受不起普洱的厚重。

我有汝窑盏，天青色，以它喝六安茶，如自家人待自家人。六安瓜片茶形并不见得如何，茶气则至纯，甫一入口，清香在唇齿间流离，竟似遇见一位书香门第的青衫男子。而天青色的汝窑盏亦是一袭青衫布衣，低调的质朴，以自家人的包容来与瓜片相适，几乎

素色夜来香

夜来香是寂寞的。

在未识夜来香之前，想象中，觉得夜来香是妖艳媚人的，浓情蜜意的媚，它开出的花朵，该是血色罗裙一样罢，灼灼的，令男人们的目光纷纷跪拜下来。

我一直以为，那个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演戏唱歌的周璇，就是一枝夜来香。“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。华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……”蚕茧一样紧紧包裹着长旗袍的她，在华灯与掌声之间，对着麦克风轻轻摇曳着袅娜腰身。她是晚霞映照的湖面下曼妙水草，五陵少年绅士贵族们，那目光游鱼一样围绕着她在来回穿梭。黄浦江畔的一座城市都为她夜夜魂销，她是一枝神奇的夜来香。

多年之前，在学校的文学社里混，结识一女友，她被同学赠一别名“夜来香”，那时，我看她也是媚的。一袭不羁的红衣翻飞在身，笑起来，陷出两个深深的酒窝，像辽阔的湖，能栽进男人。周末，她跟男同学们在一起大碗喝酒，称兄道弟。我实在欣赏她，觉得她的人生，汪洋恣肆。

我想，那种名为夜来香的植物，一

定也像她们一样吧，乱红缤纷，墙里墙外，香绕古老村落。

有一年夏天，舅舅见我家阳台花草半零落，隔日便送来了一盆夜来香，只是，这夜来香实在令我大失所望。所谓夜来香，竟这样貌不惊人！枝和叶，都近似于桃树，绿色的花骨朵，简直是一簇燃过已灭的火柴棒，何曾有桃花的娇羞妩媚。

与这样一株平凡的植物相对的时候，便又想起多年之前的那位女友。想起的时候，已经与她无往来有好几年了，她像闲云野鹤一样，仿佛一下子就逸出了红尘。她有博客，偶尔打理，对外人不回复，不关注，她似乎连投稿的心意也早就没了。原来，她真的就是一株夜来香，有着这样素淡安静的内核。

夏夜，夜来香如约花开，花香如沸。一朵朵淡绿的小花朵，挤着打开小小的花冠，像一卧刚出壳的鸟儿张开嫩喙来，千言万语的样子。那浓烈的花香似乎就是它们续续想要道来的情意，只是，这样的浓情厚意似乎找不到一对愿意倾听的耳朵。

听人说夜来香的花香是有毒的，

因此，我把它放在阳台外，回头关上玻璃窗子，然后隔着窗子端详那一簇簇怒放的花朵，嗅着游进来的几丝花香，怀着贪婪又忧惧的心。

戒心重重又不无欣赏地隔窗看它，想着夜来香的花朵这小小的身体，在夜色下，竟爆发出这样气场强大的芳香。然后在露水初干的清晨，又倏然收拢花瓣，芳香隐逸。大开，开过，大合，收场冷峻决绝。热闹给别人看，不忘形；寂寞独自担，无怨艾。

有一日，偶然翻中药书，才知夜来香也是一味中药。它的叶、花、果，都可入药，有清肝、明目、去翳、拔毒生肌的功效。读书至此，不禁为阳台外的那盆夜来香感到委屈。我那样害怕它的芳香，像害怕一个冶艳风骚的女人走进自己的生活，全然不懂这散发醉人香气的夜来香却有着清淡平和的内在。

夜来香是寂寞的。那个隐在文字之后、几乎很少露面的旧友，想必也是寂寞的。而唱着《夜上海》的周璇虽然周身璀璨，却也不过是想要一桩普通安稳的婚姻，然而三次婚恋都是善始不能善终，最后竟是病死于39岁。她辉煌而短促的一生，那寂寞的基调，怕也只能用阿炳的那把二胡才能嘶哑着拉出来罢。

夜来香是素色的。寂寞是素色的。